文章编号:1005-0523(2005)03-0162-04

戏谑的语言, 反讽的笔调

试析戴维·洛奇“校园三部曲”的语言特色

何善秀

(华东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小说是一门语言艺术;语言是小说艺术的材料、工具或媒介,小说文体的特色和风格首先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本文以洛奇的“校园三部曲”为文本,就其讽刺幽默的语言、喜剧的风格和反讽的笔调作一评析。

关键词:校园三部曲;语言特色;反讽

中图分类号:I-10

文献标识码:A

戴维·洛奇是当代英国文坛上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及文学批评家。《换位》、《小世界》、《美好的工作》是他20世纪70~80年代创作的校园小说。被评论界誉为“校园三部曲”。这三部小说于80年代~90年代末先后被译介至我国并随之开展了对它的评价研究。纵观这不到二十年的研究历程,研究的视域主要集中在《小世界》的多重阅读角度和“后现代性”上,对其作品的语言特色评介较少。笔者通过细读作品,试图就“三部曲”的语言特色作一浅析。

1 讽刺幽默的语言

“语言是小说文体的物质外壳,也是认识小说文体特征的切入点。”小说文体的特色和风格首先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语言作为小说艺术的材料、工具或媒介,小说家必须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来进行艺术创造。洛奇作为一个学者型作家,他在小说中表现出对叙事技巧异乎寻常的关注,他的小说既不同于英国小说史上的狄更斯、菲尔丁、哈代等人的传统叙事,又与伍尔夫、乔伊斯等现代主义大师的庄重、冷峻的叙事风格相异,他的小说经常以嘲弄和反讽的笔法来解构有意义的主题,以其强烈的戏谑意味,展示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小世

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在《小世界》的序曲中,现代研讨会被描写成像“中世纪的基督徒朝圣”,参加学术会议的学者们就像朝圣的圣徒一样,只不过他们有比中世纪的朝圣者更为便利的条件,他们乘坐喷气飞机满世界飞来飞去,无需经受朝圣路途中的艰辛,并能够“纵情享受旅行中的各种乐趣和消遣,而看起来这些人又似乎在严肃地躬行自我完善。”尽管他们参加会议的目的并不真是去进行学术讨论,而只是一个“借口”,“但是,有了这个借口,你就可以到一些新的、有趣的地方旅行;与新的、有趣的人们相会,与他们建立新的、有趣的关系;……而且这一切结束之后,回家时还会因参与了严肃认真的事业而声誉大增”。而且“他们的花费通常都能报销,或至少会得到补助。”这些描写中所带有的戏谑、反讽的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用讽刺、戏谑的口吻描写当今学者的形象是洛奇的拿手好戏。在《小世界》中这种例子很多。例如畅销小说家弗洛比希尔在写作上已经“干涸”了,他“已经八年没有出过一本书。”他已经丧失了对小说叙述的控制和运用语言的能力。而造成他不能写作的原因却是极其的荒唐可笑,那是因为有一天在罗宾·登普塞教授那里,登普塞用计算机分析了弗洛

收稿日期:2004-11-25

作者简介:何善秀(1967-),女,江西宁都人,华东交通大学副教授。

比希尔作品中最喜欢和最常用的单词竟是“grease”以及这个词根的各种形式的用法。可怜的弗洛比希尔因此陷入了一个怪圈中无法自拔:每当他想用一个形容词时,就立即会想到“greasy”。罗德尼·温赖特写不出论文,每当他写到“因此问题是,当文学话语本身……”就无法再写下去,只能啃着笔头,或者将稿纸一张张地撕成碎片,仍进废纸篓。语言在这里已经干扰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反应。这是对当今学术界学者文人的一个莫大的讽刺。洛奇用这种讽刺的口吻和反讽手法来揭示学术界的众生相,既使普通读者感到愉悦,甚至是滑稽可笑;又令学者文人掩卷深思。普通读者看到的也许只是一个滑稽幽默的喜剧故事场面,而学者文人却突破其表层结构,把握其深层的意义。

洛奇在“三部曲”中对学术界的腐化堕落现象直言不讳,并以讽刺、幽默的形式表现出来。可是,洛奇的讽刺在传承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同时,又不同于讽刺大师们,如斯威夫特及金斯利·艾米斯的讽刺。斯威夫特的代表作《格列佛游记》及散文《一个小小的建议》都是针砭时弊,以犀利的笔触猛刺当时政府的腐败,旨在揭露和鞭笞。金斯利·艾米斯在《幸运儿吉姆》中的讽刺是“辛辣尖刻,是叛逆者的愤怒攻击”。而洛奇的嘲讽温和而含蓄,“是熟知内情的圈内人物对于自己同行的善意戏弄”。洛奇本人也曾说过:“我认为任何一位有创作力的作家都必须对‘学院派神话’具有某种抵制——我不认为这些小说是消极尖刻的讽刺,它们只不过是挖掘暴露……学者的伪装。任何学院或职业都有可能夸大它自己的重要性。”洛奇的这一特点也许是他的作品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他似乎想要证明,将知识分子奉为一群无可挑剔的精英是非常荒诞的。这一点与文化研究打破阶级层次之分,打破人与人之间高低贵贱之分的努力恰好吻合。

2 喜剧性的语言风格

洛奇1984年发表《小世界》时,这样表达了他的文学观念:“我相信一部小说应该是一种可以加以描述的主题与叙述的结合物。……我似乎偏爱二元结构,这种偏爱的产生,早于我作为文学批评家对于结构主义的兴趣。我喜欢用喜剧手法来探讨严肃的主题,并且发现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观念极其投我所好;他认为小说是一种从古代庆祝典礼遗传下来的文艺形式,它用插科打诨和复调叙述来中和意

识形态的独白。”《小世界》在情节上模仿了古典神话“圣杯传奇”的故事,其中的每次学术会议的场景则显然模仿了中世纪民间广场狂欢节的场景。这一情节和场景的安排赋予了作品戏剧般的场面和喜剧效果。

《小世界》是一部喜剧兼罗曼司,它浓缩了环球学者在各地进行狂欢表演——参加学术研讨会的历程。每一个研讨会都成了一个进行表演、举行仪式的场所。从鲁米治大学的高校英国文学教学研讨会,耶路撒冷的“批评的未来”研讨会,阿姆斯特丹的“第七届国际文学符号学家代表大会”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年会,有上万名学者就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讨论,共有六百多个专题会议,被洛奇称之为“一个文人骚客的三环马戏场”。会址希尔顿饭店和美洲大厦既是休息与嬉戏的场地,也是进行学术会议的场所。每个参加者都以不同的形式介入这场演出——宣读论文、演讲、讨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观众和听众,即使像柏斯这样未登记的旁听者也在发问,也在这场表演中扮演一个角色,这正是狂欢节的表演形式。

类似的戏剧性场面在《美好的工作》中也有很多。小说女主人公罗宾·彭罗斯和男主人公维克·威尔科克斯,一个是大学讲师,文学博士;一个是工程师,工厂厂长。他们分别代表着学院和工业社会。罗宾参加了政府倡导的“影子计划”,被安排到维克所在的工厂做维克的“影子”。小说中罗宾第一次到维克的工厂去,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一段对话,洛奇用他惯有的喜剧方式表现他们之间的冲突和摩擦。

“妇女研究?”威尔科克斯皱着眉头重复道。“研究些什么?”

“噢,妇女创作。文学创作中表现的妇女形象。女性主义批评理论。”

……

“叫我说,是一门软课,”威尔科克斯说。“而且,我认为对女孩子们有好处。”

“男孩子也选它,”罗宾说,“实际上,阅读任务非常重。”

“男孩子?”威尔科克斯撇撇嘴,“娘娘气的男孩子?”

“完全是些正常、正派、聪明的年轻男人,”罗宾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那么,她们为什么不学点有用的东西?”

“像机械工程那样的东西?”

“你说对了。”

……“因为他们对思想、情感,比对机器如何运转更有兴趣。”

“不过,不用交税——我是说那些思想、情感,对吗?”

“除了金钱,没有别的标准吗?”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

《美好的工作》是一部反映学院与当今工业社会的联系的小说,这部小说涉及到工业题材,被称为是“英国状况”小说,它通常反映严肃的社会问题,一般认为它跟喜剧是不挨边的。尽管《美好的工作》不乏历史使命感,但它仍然是一部喜剧小说。洛奇本人在谈到《美好的工作》时称它是“一种观念小说与风俗喜剧的混合物”。

3 反讽的笔调

反讽(Irony)是小说中一种最常见的修辞技巧。它由于在叙述情节事件、塑造人物形象、显示作者的情感态度上,具有意婉旨微而又深刻有力、耐人寻味的特点,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种修辞技巧,甚至被认为是一切叙事文学乃至诗歌不可或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修辞手段。

在文学上,反讽既指语言的修辞技巧,也指隐含在人物、情节或主题中与正面描述意义相悖的暗示或对照技巧、组织结构方法。洛奇在“校园三部曲”中成功地采用了反讽形式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不仅善于运用人物反讽、情景反讽、语言反讽等手法,更擅长使用二元对立结构(或称“双重结构”)这种文体的手段来使小说取得反讽效果。在《小世界》中,他就利用了人物反讽、情景反讽、语言反讽、典故反讽,为作品的喜剧效果奠定了基础。

在《小世界》序曲中,作者把当代学者们开研讨会比着古代基督徒的朝圣。这两者的共同点是,都“能让参加者纵情享受旅行中的各种乐趣和消遣”;但又有着鲜明的不同:1)中世纪的基督徒在朝圣时是十分虔诚的,怀着对上帝的无比尊敬和崇拜,而当代学者只是“似乎在严肃地躬行自我完善”,此处用“似乎”一词,说明“严肃地躬行自我完善”只是表面的假象。学者们参加研讨会,将提交论文与听别人宣读论文当作借口,而实质上另有目的。2)中世纪的基督徒是清心寡欲的,但现代学者却借开研讨会之名追求世俗的欢娱与名利,他们旅行、聊天、吃饭、饮酒,寻欢作乐。3)现代学术会议的参加者还有古时的朝圣者所没有的额外便利,即他们的花费通

常都能报销。这样的比较中所蕴涵的反讽意味是比较鲜明的。作者以此讽刺学术界的不良风气和学者们的堕落。这是洛奇借典故进行反讽的一种手法。

“四月,甘霖阵阵,把三月的旱魃,连根拔去。每一寸土地都被晶莹的液体滋润着,百花盛开,争奇斗艳。……那时候,正如许多年前杰弗里·乔叟所写的那样,人们渴望着去朝圣。而在今天,学者们把它称作开研讨会。”《小世界》序曲的开头通过描写大自然生机勃勃的景象,衬托出学者们渴望参加研讨会的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可是接下来小说第一部的开头却是话锋一转,借用了艾略特《荒原》的首句“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这样的开头与序曲的开头的情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就为来参加研讨会的学者们的情绪定下了基调,也为小说情节的展开打下了基础。接下来学者们发现研讨会的食宿条件极差,而且每天都要忍受着“会议综合症”的折磨,使他们感到极度失望……作者将这两种不同的情景描写并置,先衬后跌,反讽效果油然而生。

在《换位》中,他通过将一系列互呈反讽性对应的情节放在一起,将极为对称的两条线索、两段故事以交叉剪接的方式进行叙述,并使两个主人公的经历充满着巧合——两人乘坐的飞机在完全相同的时间着陆,两人在飞机上都巧遇了一个在今后的生活中会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两人都去看了脱衣舞,两人的居所也在同一时间发生意外,又同时搬进了对方的家中,两位夫人同时受到了揭发丈夫不忠的匿名信等等。小说中这种两相对照的描写和叙述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并且随着场景的不断切换形成富有意味的并置,凸现出深刻的反讽意味。

《换位》中两个主人公的性格和境遇也具有深刻的反讽意味。扎普是学术界的佼佼者,著作等身,自负而又粗鲁,喜欢讽刺挖苦,正是春风得意时,却因为婚姻破裂而不得不暂时逃避一下,不得已来到了让人感到阴郁、沉闷的鲁米治。而史沃娄的学识和建树平平,平庸懦弱,胸无大志,由于同行的晋级竞争而被临时支走,却意外地捡到了一个便宜,来到了人才济济、条件优越、风光优美的尤福利亚,得到了种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优厚待遇。作者把这两个主人公不同类型性格和境遇并置,所产生的反讽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一一雄心勃勃、尖刻、粗鲁的扎普与胸无大志、平庸、懦弱的史沃娄的性格形成对比;传统、保守的英国与开放、新潮的美国两个不同环境形成反差。这样两种不同类型性格的人物放在了与其性格截然不同的两种环境之中,为小说的反

讽和喜剧效果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换位》中查尔斯·布恩在英美两个不同国度的境遇也表现出讽刺的意味。在英国鲁米治大学读书时,他被看成是一个喜欢惹是生非、自命不凡的大学生,史沃娄称他是一个“系痞”,在英国处处碰壁,尽管史沃娄为他写过无数份推荐信,却难于找到一份工作,甚至连一个码头搬运工的工作都得不到。在英国时史沃娄对他不屑一顾,但是当布恩来到美国后,他办了个“查尔斯·布恩节目”,其实也就是一个热线电话节目。然而就是这个节目,使他从此摇身一变,成了传媒界的风云人物,广播明星。他的节目尽管在史沃娄看来有些离经叛道,但在美国却大受欢迎。他拥有一类“非同寻常的听众群——大学生、教授、嬉皮士、离家出走者、吸毒者和妓女,他们在午夜忠实地收听他的节目。”他甚至成了许多美国人心中的偶像,有人还收集了相当多关于“查尔斯·布恩节目”的民间传说,与他的相识竟成了史沃娄在美国社交的资本,史沃娄后来被邀请到他的节目里担任嘉宾主持并以此为荣。洛奇通过将这个人物的命运放在英美两国不同的环境里产生的戏剧化的转变,把这些互呈反讽性对应的情节并置来达到喜剧性效果的同时,也突出了英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

洛奇在《小说的语言》中指出:“小说家使用的媒体是语言,不论他写什么,就他而言,他用语言并通过语言来写作。”并认为“所有有关小说批评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语言问题。”洛奇曾说,“我喜欢用喜

剧探讨严肃的主题”。他在小说中经常运用人物对话等通俗的话语形式来表达他对各流派文学理论的理解和批评,使艰深枯燥的文学理论变得容易理解。在保持了高雅的文化品位的同时,小说取得了雅俗共赏的效果。从小说的语言特色来看,这三部小说语言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洛奇在小说中大量运用了调侃、讽刺、戏谑的语言,充满了喜剧色彩,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参考文献:

- [1]曾繁仁. 欧美文学热点问题[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2]黎皓智. 俄罗斯小说文体论[M]. 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2.
- [3]戴维·洛奇著,赵光育译. 小世界[M]. 罗贻荣审校.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8.
- [4]戴维·洛奇著,罗贻荣译. 美好的工作[M].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8.
- [5]任一鸣,瞿世镜,等. 当代英国小说[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 [6]瞿世镜. 回归现实主义? ——当代英国小说刍议[J]. 外国文学研究, 1994(5): 96.
- [7]罗贻荣. “英国状况”小说新篇——评戴维·洛奇的《美好的工作》[J]. 国外文学(季刊), 2002(3): 122.
- [8]苏晖. 《小世界》的典故反讽[J]. 外国文学研究. 2002(2): 91~92.
- [9]David Lodge, *Language of Fiction*, London, second edition, 1984, .ix. 转引自:童燕萍. 语言分析与文学批评——戴维·洛奇的小说理论[J]. 国外文学(季刊), 1999(2): 10.

Humorous Tone and Ironic Language

——Analyzing the Languages Features of David Lodge's Trilogy of Campus Novels

HE Shan-xi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Novel is an art of language. Language is the materials, tools and media of novel, which shows the style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novel. Based on Lodge's trilogy of Campus Novels, *Changing Places*, *Small World*, *Nice Work*, the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its humorous tone and comic effect caused by irony.

Key words: trilogy of campus novels; language features; irony